



李光華

出生：民國63年生

學歷：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畢

現職：傳播業

創作理念

戲劇是一門綜合藝術，其最重要的作用在反映人生，教化社會，現今社會功利掛帥，社會動盪，更迫切需要戲劇藝術之淨化社會功能，呼應政府提倡心靈改革，為乖戾的社會，注入一股清流。

現代社會層出不窮的社會報導，令人心悸，然而許多犯罪之人其實良心未泯，只是受到不良風氣引誘，私慾薰心，造成一時愚昧遮蔽良知理性，於是本劇將近來眾多社會事件，濃縮而成許多鮮活人物之悲喜，慾望之衝突，劇中略微悲劇的結局，足可供人借鏡，發人深省，達到戲劇之淨化作用。

團聚

劇情大綱

每一個家庭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祕辛，即使名望顯赫的張家也是一樣。

張正元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名意代表，多年前其稚子離奇失蹤，喧騰一時，從此張正元矢志推動兒童暨青少年福利，並推動失蹤兒童協尋的工作，深得社會輿論推崇。

其妻靜美多年來，對於兒子失蹤之事一直難以釋懷，把一切過失歸咎於自己的失職，終日沈溺於自責不已的抑鬱情境。

親情的離散，影響了張正元夫婦的感情，一段感情褪色的婚姻，造就了一個沒有關愛的家庭，長女安柔就在這種情境下成長，養成獨立叛逆的個性。

表面若似平靜的家庭，實則暗潮洶湧，如同許多傳統的中國家庭，家人彼此的關懷，過於含蓄不輕易表達，造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疏離，張正元夫婦終日沉溺於稚子失蹤的陰影，忽略了對女兒的管教，造成女兒叛逆不羈的個性，夫妻疏離的感情，間接造成張正元與酒店老闆娘蘇明莉曖昧不清的情愫。

眼看家庭即將分崩離析，外界的危難，反而凝聚了家庭成員的心，冰釋昔日的嫌隙，雖然一切到頭，總是有些遺憾，從遺憾中所昇華出的圓滿，往往是人生中知足的幸福。

人物說明

- 一、張正元：五十歲，知名的名意代表。
- 二、林靜美：四十歲，張正元之妻。
- 三、張安柔：二十歲，張正元之女，大學法律系學生。
- 四、張安倫：十八歲，張正元之子，年幼失蹤，一直未尋獲，在本劇中不斷提及，是個重要關鍵，但從未出現。
- 五、蘇明莉：三十五歲，酒吧老闆娘，外貌出眾，鍾情張正元，但未獲張正元青睞。
- 六、亞倫：十八歲，酒吧服務生，身分背景與張安倫相似，但未被證實。
- 七、李芳：三十五歲，新聞記者，為人功利現實。
- 八、黃媽：張家管家，但無主僕之階，與張家像一家人。
- 九、阿珍：張家女傭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間：晚上九點左右

地點：張家客廳

人物：張正元、林靜美、黃媽、阿珍

景：一九九八年三月份的某個夜晚，張正元家的客廳，是個相當富麗堂皇的西式豪華別墅型現代住宅，佈置簡單大方卻極富高貴氣息與質感。整個屋子整體呈現偏白的色系，即使窗簾、沙發等家飾，都是一襲純白，而整個屋子陳設相當整齊，配合白色系的背景，以至於整個房子看起來令人感覺乾淨的出奇，甚至有些冷清疏離的感覺，不像一般家庭具有溫暖的屬性。

整體而言，整個房子相當具有立體感，正後方是一個大型落地窗，可清楚透視屋外巷口街景一角。右後方有一木質扶手梯，可通往樓上房間。大門入口位於左後方側邊，大門入口邊，有一個掛衣架和古典木質大型書櫃。正右方有一個歐式壁爐，不過只是純裝飾用，沒有點火取暖的用途，壁爐上方掛著一幅張氏夫婦當年結婚照，雖已有些陳舊，卻仍可顯現當年兩人郎才女貌的過人風采。爐台是純大理石砌成的邊緣擺著一對燭檯，還有一些小型相框站立著。

舞台燈光微亮，只有些微亮度的淡藍，但從落地窗透進巷口街燈的光亮，可以看見女主人林靜美正倚坐窗邊，若有所思，帶著深沉的哀怨。此時，窗戶並沒有關閉，窗簾隨著晚風吹拂而飄動，淒婉低調的音樂響起，靜美的情緒似乎受音樂牽動，身影緩緩地移動著。突然一聲悶雷乍響，劃破夜空的寂靜，燈光漸暗，音樂漸收（燈光至全暗）。

（燈光亮起之前，聽見有人打開收音機的聲音，轉換了幾個頻道，轉到一個新聞節目，我們可以聽見口齒清晰的新聞播報員，正滔滔不絕地播報著新聞。）

播報員：（OS）張正元委員今天在立法院，對於近來多起兒童遭綁票勒贖及失蹤的案件提出質詢，嚴厲批評警政單位枉顧社會安全，效能低落，對失蹤兒童協尋不力。場外並有民間

婦女團體集結，強烈表達對警政單位處理失蹤兒童問題的不滿，以下是本台記者在立法院的報導。

正元：（OS大聲疾呼地，充滿雜訊的收音狀況）...一個月內三起的兒童勒贖案件，至今一點進展都沒有，孩子們生死不明，親人傷心欲絕，這種社會、這種治安，老百姓如何安心的過下去，我不知道警政單位如何自處，如何向社會大眾交待.....

（收音機的聲音愈來愈模糊，音量愈來愈小，收音機慢慢關掉）

（燈光漸漸亮起，可以看見靜美仍倚坐窗邊，這時風勢更加強勁，窗戶沒有關閉，窗簾被強風吹得狂亂飛舞）

（林美靜，四十歲，身材纖瘦，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略小，不過臉色有一些蒼白，不是健康開朗的女性典型。她留著一頭長髮，烏黑而平順，雖然已年近中年，卻不難察覺其風韻猶存的外貌，然而更引人注意的，不是她出眾的外貌，而是從她神情中自然流露出的深沉憂鬱，彷彿要訴盡心底深處不為人知的悲哀）

（管家黃媽從廚房走進客廳）

（黃媽，年約六十歲，張家的管家，傳統婦女的典型，善良、洞悉人情事故又古道熱腸，與張家人並沒有明顯的主僕之分，反倒像家人一般彼此關懷）

黃媽：（吃驚地）靜美，妳這樣吹風會感冒的，快把窗戶關起來！

（黃媽把窗戶關起來，扶著靜美到沙發坐下，並隨手從衣架上拿了一件薄外套，披到靜美身上）

黃媽：（大聲地）阿珍，快泡一杯熱茶來給太太！

（傭人阿珍在廚房裡應諾了一聲）

阿珍：好，馬上來！

黃媽：（勸慰地）靜美啊，妳身體一直不好，受不得一點風寒的，下次可不要再這樣，別再讓我擔心了好不好？有沒有不舒服啊？

第一幕 第一場

靜美：沒關係啦！我只是覺得有些悶，想透透氣而已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會照顧自己的

（靜美不以為意的回答，但卻可從她的表情中，感受到深沉的心事；黃媽也異常急切的關懷著）

黃媽：（急切地）阿珍，快一點！

阿珍：好，來了！來了！

（阿珍邊走邊說，小心翼翼地捧著茶杯走入客廳）

阿珍：（恭敬地）太太，請喝茶！

靜美：謝謝！

黃媽：好，阿珍，妳先下去做妳的事！

阿珍：是

（阿珍走下去時，看見窗簾散亂著，順手把窗簾整理綁好，並收拾一下窗台上的雜物，隨手帶下去）

（阿珍下）

黃媽：靜美，快喝啊！

靜美：我喝不下！

黃媽：喝不下也得喝！妳剛才吹了風，不喝點熱茶去去寒，一定會感冒的聽我的話，喝了它！

靜美：（勉強地）好吧，我喝就是了！

黃媽：這才對嘛！

（停頓了一會兒）

黃媽：妳晚上有沒有看新聞，正元今天在立法院又大出風頭了！

靜美：（冷漠地）我知道

黃媽：怎麼？妳好像不太關心！

靜美：當然不是，只是那麼多年了，早就習以為常了！

黃媽：（勸慰地）我知道這些年來，正元一天到晚在外奔波，沒有常常在家，冷落了妳，可是他做的一切，還不是為了這個家，為了孩子，為了妳！

靜美：（解釋地）這我當然知道，他的辛苦我都看在眼裡，我從來

沒有埋怨過他，真的！更何況孩子都那麼大了，我怎麼還會計較這些！

黃媽：就是啊！正元我從小看著他長大，他的個性我還不清楚嗎？雖然他不擅於表達自己的感情，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對妳的感情，這你不能否認吧！

靜美：我不否認他對我的感情，事實上我也很感謝他，他對我真的很好，對於這個家，對於孩子而言，他都是一個好丈夫、好父親，只是.....

黃媽：那你們就該好好珍惜彼此啊！看到你們之間愈來愈疏遠，我真的很難過，原本恩恩愛愛的夫妻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

靜美：他愈是對我好，我愈是覺得愧疚，有的時候我甚至不敢直視他的臉，那會讓我覺得虧欠了他，我甚至會覺得我根本沒有資格做一個母親，一個妻子，看到他只會增加我的罪惡感.....

黃媽：你還在想著安倫走失的事，都已經十五年了

靜美：是啊，十五年了！身為一個母親，十五年的骨肉分離，是多殘酷的煎熬與折磨。看著正元每天為了找回孩子來回奔走，而我身為母親，除了眼淚之外，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

黃媽：我們女人家，會有什麼辦法？他們男人見多識廣，認識的人多，他們才有辦法想法子把孩子找回來。況且安倫走失也不是妳的過錯，一味地把責任往身上攬，也是於事無補，反而影響你們夫妻之間的感情

靜美：不！都是我的錯。如果那一天，我不要出門的話！如果那一天，我早點接他回家，好好在家陪他的話，也許...也許一切就都不會發生了！

黃媽：妳為什麼要這樣想呢？過度自責於事無補，更何況那並不是妳的過錯，正元也從來沒有埋怨過妳啊！

靜美：他愈是這樣，我愈是難過，我寧可他責罵我的失職，我還會好過一點那讓我覺得，我還像一個母親，還像一個妻

第一幕 第一場

子。

黃媽：妳這是何苦呢？妳成天自責不已，活得那麼不快樂，正元他也不好受，沒有了兒子，你們還有你們的女兒安柔啊！而且說不定安倫被很好的人家收養，日子過得很好也不一定！

黃媽：過去的一切，或許已造成遺憾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眼前的幸福。沉溺在從前的悲傷，糟蹋了眼前的幸福，這是多愚蠢的事啊！

靜美：安柔？是我虧欠了她，或許這也是上天給我的報應，過去我的心思都懸在兒子身上，忽略了對安柔的關懷，現在她長大了，當我想要彌補，妳不知道這變成多困難的事！

黃媽：安柔天生個性倔強、好勝，但她的本性很善良，就跟妳一樣，母女連心，總有一天她會體諒的。

靜美：但願如此！

黃媽：好了！現在也不早了，妳先上樓休息吧！

靜美：我不累！可是安柔還沒回來，我要等她！

黃媽：正元也還沒回來呢！

(靜美立刻又陷入一種尷尬不安的情緒，黃媽立刻轉換個態度，勸勉著靜美)

黃媽：妳先休息吧，我來等就好了！

阿珍，扶太太上樓休息！

(阿珍連忙從廚房走出，準備攙扶靜美上樓)

阿珍：太太，我們先上樓休息吧！

(阿珍扶著靜美往樓上走)

(樓梯走了一半，靜美又轉過頭)

靜美：(向黃媽)安柔回來要告訴我一聲！

黃媽：好！快去休息吧！

(靜美、阿珍下)

(黃媽趁閒把桌子的東西整理一下，拿起雞毛氈子拍除家具上的灰塵)

(阿珍下樓)

阿珍：太太為什麼總是每天愁容滿面的，是不是跟先生吵架了？

黃媽：妳剛來，很多事情妳還不清楚

原本先生跟太太是很恩愛的一對夫妻，十五年前，她們的小兒子離奇失蹤，太太一直把一切過錯歸咎於自己的失職，自責日深，也就漸漸逃避著先生對她的關懷

阿珍：孩子一直沒找到嗎？

黃媽：沒有！尋找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，可是一無所獲，這麼多年了，如果他還活著，現在也有十八歲了，我想能夠找回來的機會是不大了，所以先生現在從政，也一直鼓吹著失蹤兒童協尋的工作

阿珍：先生一定很愛孩子

黃媽：應該說他更愛太太，為了太太的希望，那麼多年了，他從未放棄，不管希望多麼渺茫

阿珍：太太也真可憐，我可以明白一個女人的心情
所以太太才每天坐在窗口，幻想孩子有一天能找到回家的路

黃媽：那可不是！

黃媽：他們的女兒安柔也是可憐，夫婦兩人的心都懸在找回兒子，卻忽略了對女兒的關懷，安柔從小就叛逆，可能就是在對先生和太太做無形的反抗吧！

黃媽：說了那麼多，好了，沒事妳先下去休息吧！

阿珍：那我先下去了，晚安！

(阿珍下)

(黃媽走到壁爐邊，看到張正元夫妻的結婚照，深深嘆了一口氣)

黃媽：(自言自語)唉！好好的家庭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，上天真是捉弄人！

(門口傳來鑰匙聲，有人正開門進來)

(張正元入)

第一幕 第一場

(張正元，年近五十歲，一身西裝筆挺，一看就知道是在社會上，有名望地位的上流人物，光鮮的衣著下，卻顯出相當疲憊的神情)

黃媽：正元，你回來啦！肚子餓不餓，要不要我弄點東西給你吃？

(正元一進家門，就沉甸甸地一屁股攤坐在沙發上，拿下眼鏡，柔著眼部，顯現出相當疲勞的感覺)

正元：不用了，我不餓，妳別忙了！

(黃媽看出正元的疲憊)

黃媽：你是不是不舒服，要不要看醫生！

正元：不用了，只是有點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！

黃媽：你今天一定累壞了，我們今天都有在新聞上看到你在立法院的表現，我真以你為榮！

(靜美輕輕走下樓，邊走邊說話)

靜美：是不是安柔回來了？

正元：靜美！

黃媽：是正元回來了！

(靜美的表情隨即從熱切轉為尷尬的冷淡)

靜美：(面無表情地)你回來啦！

(靜美想找個理由逃避尷尬的場面)

靜美：(客套地)餓不餓，要不要吃點東西？

正元：不用麻煩了，我不餓！

(黃媽識趣地想走開，讓兩人單獨談談)

黃媽：我先下去了

(黃媽準備走出去)

靜美：黃媽.....

(黃媽裝作沒聽見，走進廚房)

(黃媽下)

(雙方沉默了一會兒，氣氛尷尬，正元打破了沉默)

正元：怎麼，不願和你的丈夫說句話嗎？

靜美：我.....

你今天的表現很精采！

正元：(客套地)謝謝！

正元：靜美，我們好久沒有這樣單獨在一起了！

靜美：(心虛地)是嗎？

正元：你看起來愈來愈美了！

靜美：老夫老妻了，給我這樣的恭維，你不嫌太肉麻了嗎？

正元：除了客套和恭維，我們之間還有什麼？

我想，我們已經快變成陌生人了

靜美：(不願承認地)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！

正元：(感慨地)或許我是在自言自語吧！

當兩個人從相愛到陌生，熱情退去，殘留的只是虛偽的客套，相敬如賓的冷漠，還不如爭執來的有意義，至少那代表彼此之間還有尋求共識的動力

靜美：你到底想說什麼？

正元：沒什麼，只是發發牢騷罷了！

(低聲地)也許你會了解！

靜美：(逃避地)早點休息吧，你累了！

正元：妳不了解，就如同我不了解妳一樣！

靜美：時候不早了，明天再說吧！

(靜美轉身欲往樓上走)

正元：靜美.....

靜美：別說了！

(靜美加速向樓上走去，留下正元尷尬地一人獨自悵惶)

(燈光漸暗)

第一幕 第二場

時間：當天晚上深夜

地點：張家客廳

人物：張正元、林靜美、張安柔、安柔男友

景：張家客廳

時間已經是深夜了，屋內是一片漆黑，只有從落地窗透進淡白色的街燈餘光，對於室內的一切，並不能看得很清楚

室內一片萬籟俱寂，安靜地像時間是靜止的，甚至可以聽見客廳中時鐘微弱的滴答聲

我們可以看見靜美穿著單薄的睡衣，披著一件薄外套，在客廳中緩步遊移著，有時倚靠在窗口，遙望窗外，有時短距離踱步，感覺上，對事物的感應更加細膩而敏感，因為在寧靜中，即使細微的風吹草動，也會表現出感官的反應。

正元從樓上走出，輕步地沒發出聲響，剛踏上階梯，就看見了靜美。

(正元小心翼翼地下樓，一階一階地向下走，不料鞋子踏著地板，還是發出了聲響，驚嚇到了靜美)

(高度敏感的靜美受了驚嚇，失手將窗邊小花瓶打翻)

正元：別怕！靜美，是我

(靜美回過神來，一邊把花瓶扶正，一邊努力安撫自己過度緊張的情緒)

靜美：還沒睡啊！

正元：我一轉身看見妳不在床上，就下來看看！

妳還好吧！睡不著嗎？

靜美：沒有，我只是擔心安柔，她到現在都還沒回來呢！

正元：(驚訝中帶點憤怒)到現在還沒回來，她到哪裡去了，一個女孩子大半夜還在外面遊蕩，成何體統，這還像話嗎？

靜美：所以我才擔心啊！

正元：我們把燈打開來等吧！

(正元正打算走去開燈)

靜美：(異常激動地)不要開燈！

正元：怎麼了！

靜美：沒有，只是太晚了！不要開燈比較好！

我喜歡這種黑暗的感覺！

正元：妳不願看見我這張令你嫌惡的臉，是不是？

靜美：妳怎麼會這樣想呢？

正元：有些事情不用說出來，我們也心知肚明

靜美：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？

正元：妳總是不願正視你所面對的問題，不願面對我，也許...我就是妳的問題，是嗎？

靜美：別說了！你老是那麼喜歡猜測，我愈來愈不了解你了.....

正元：我也愈來愈不了解...現在的你

正元：我還記得，在我們結婚之前，妳是那麼單純，單純地像一張白紙一樣只要一個表情，我就知道妳在想什麼！

正元：(甜蜜地，陷入回憶)當妳心情不好的時候，只要我逗妳一下，妳就會笑的樂不可支，妳的笑容多燦爛啊！那時候，妳最喜歡我用天上的星星來形容妳的笑容.....

靜美：(不願承認地)我不記得了！

正元：這麼多年來，從來沒有聽過妳的笑聲，也許你早已忘記如何去笑，也許我們之間的關係，已容不下妳的笑容..

靜美：不要說了！

正元：也許你是不願意想到我！

靜美：(冷冷地)像我這樣的一個母親，還有什麼歡笑的資格！

正元：妳還在想著安倫的事！

靜美：(看著窗外)不知道他現在人在哪裡？過的好不好？餓不餓？冷不冷？

正元：十五年了，妳為什麼還是不肯面對現實？

靜美：在一個母親的心裡面，是沒有絕望與妥協的！

第一幕 第二場

正元：安倫失蹤並不是妳的過錯，妳何苦把一切責任往身上攬？

靜美：連孩子的安危都沒辦法保護，我還算是什麼母親！

正元：看看妳！這些年來，妳把自己折磨成什麼樣子？妳不知道我看了有多心疼……

(正元摟住靜美)

靜美：(敏感地掙脫)別這樣，正元！

(靜美察覺自己的失態，急欲解釋)

靜美：我很抱歉，我今天有點神經緊張！

正元：妳真的那麼厭惡我嗎？

靜美：我怎麼會呢？你又在胡亂猜測！

正元：妳在怪我，沒有盡力找回安倫，是不是？

靜美：不是的！

正元：我不怪妳！這十五年來的婚姻關係，也許就是上天對我的懲罰吧！

靜美：你從未指責我的失職，就是給我最大的寬容了，我怎麼會怪你呢？

更何況這些年你所做的，不知道挽救了多少破碎的家庭，身為一個母親，我真羞愧地無地自容

靜美：有時候我看著你，莫名的罪惡感就油然而生，我想，也許試著離你遠一點，就不會每天提醒我所失去的，也許……

正元：靜美，妳真傻，再大的困難，我也希望跟妳一起面對，我們是夫妻，不是嗎？

(靜美沉默不語)

(一陣喧囂的摩托車引擎聲，由遠而進，愈來愈大聲)

(安柔坐在機車後座，匆忙下了車)

安柔：(緊張地)快熄火！我爸媽在家，如果吵醒他們，我就麻煩了！

(引擎熄火的聲音)

騎士：你這麼怕他們幹什麼，妳不是說他們都不管你嗎？

安柔：我才不怕呢？我只是不想聽他們嘮叨！

安柔：好了！很晚了，你趕快回去吧！

騎士：OK，明天見嘍！

安柔：明天見！

(機車發動引擎的聲音)

騎士：拜拜！

(騎士催了油門，疾駛揚長而去，引擎聲愈來愈遠)

(安柔目送騎士離去)

(安柔小心翼翼地拿鑰匙開門，生怕發出任何聲響)

(安柔入)

(張安柔，張氏夫婦的女兒，年約二十歲，面貌清麗脫俗，打扮入時，典型的現代都會少女，外貌上可發現與靜美有若干神似，不同的是，靜美感覺起來憂鬱柔順，而安柔眼神銳利，神態自若，似乎表現出其自信與獨立，使人感覺她是一個充滿自我獨特個性的時代女子)

正元：張大小姐，妳回來啦！

(正元在安柔尚未察覺之前！把燈打開，洪鐘似的聲音，嚇了安柔一跳)

正元：(諷刺地)玩得愉快嗎？

安柔：(心虛地)爸媽你們還沒睡啊！

正元：大小姐還沒回來，我們怎麼敢睡啊！

安柔：你們什麼時候在乎過！

正元：(極怒地)妳說什麼！

(靜美察覺情勢不對，趕緊打圓場)

靜美：安柔，累了吧！餓不餓，要不要吃點東西？

正元：靜美，別護著她！安柔，妳過來給我說清楚，妳今天是上哪去了？

安柔：(不甚在意地)沒什麼，跟朋友吃個飯，看個電影而已！

正元：吃個飯，看個電影，需要到半夜一兩點？還有，剛才送妳

第一幕 第二場

回來的這個男生是誰？

安柔：只是同學而已！大學生下了課，大家一起吃吃飯，看看電影，這很正常，又沒有什麼大不了，不要大驚小怪的！爸，你也年輕過，我不相信你沒有像我這樣子過！

正元：可是妳是女孩子……

安柔：(不服氣地)女孩子又怎麼樣？

正元：一個女孩子三更半夜還在街上瞎混，成何體統，也不怕別人說閒話！

安柔：爸，台北是個不夜城，就是凌晨一兩點，照樣人來人往，街上多的是夜未眠的年輕男女！

正元：別人胡搞瞎搞我管不著，可是妳是我的女兒，我可不能容許我的女兒像個不良少年，半夜還在街上晃！

正元：我們是有身分地位的，我張正元的女兒可不能三更半夜還在外頭留連，要是別人知道了，叫我面子往哪裡放，還有剛才那個男孩子，我可不准你跟不良少年交往！

安柔：爸，現在是什麼時代了，你怎麼還有這種迂腐的門戶觀念？

正元：觀念是深植人心的，時代再怎麼進步，有些事情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，就像妳是我的女兒，這也是改變不了的！

安柔：妳在乎的不是我張安柔這個人，你只是怕別人批評”張正元的女兒”，你只是怕我壞了你的名聲，是不是？

正元：(不願承認地)妳在胡說什麼？

安柔：我不只是你的女兒，我也是個人，我也有我自己生活的權利與自由吧！

正元：算了，跟你說不通！

靜美：安柔，你父親只是關心妳，現在治安那麼差，一個女孩子在外頭，那多危險哪！妳不知道我們有多擔心！

安柔：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會保護我自己，我才不會像弟弟那樣……

(靜美被安柔的話提醒，又陷入一股自責)

正元：你又讓你母親難過了，以後別再提那件事！

安柔：我知道了！

正元：好了，很晚了，妳先去休息吧！

安柔：爸媽晚安！

(安柔出)

(正元看見靜美又深陷自責情境，準備轉移話題)

正元：安柔真是愈大愈古怪，愈來愈不了解她，希望她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！

靜美：都怪我疏忽了，這些年來，我的心都懸在安倫身上……

正元：其實我也有責任，我常年在外為公忙碌，我也忽略了她的感受！

靜美：我明白她，她一切叛逆的行為，只是為了吸引我們的注意和關心！

正元：更或許是在向我們作她所期望的報復……

靜美：不會的，她是我的女兒，我了解她！

她個性雖然倔強，但心地卻很善良，或許她嘴裡不說，但是她的感覺細膩又敏感，她很懂事，她絕不會去傷害別人的！

正元：妳為何從不試著了解我？

(靜美沉默)

正元：不過妳說的很對，她對一切都明瞭，她對我的一切指責，我幾乎是默認了……

靜美：總有一天她會體諒妳的，你的苦心她一定會知道，女孩子總是比較彆扭，給她一點時間吧！

正元：我的苦心妳了解嗎？

靜美：(逃避地)正元，我今天不想談這個……

正元：(恍若未聞)靜美，自從安倫走失以來，我覺得我不但失去了兒子，也失去了我鍾愛的妻子，失去了我的家庭……

我千方百計地去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，總是徒勞無功，我

什麼都看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，我只看見...我們之間愈來愈大的疏離和隔閡

靜美：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我們是夫妻，我們之間沒有隔閡！

正元：別撒謊了！妳也知道的

疏離是一種錐心刺骨的痛苦，我試著盡量不去想，我積極地投入政壇，作一番事業，理想與報負是可以讓一個男人暫時忘卻心裡的苦，而且我也抱著一絲的希望，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職權，早日找回我們失去的孩子，找回孩子，我們之間才有轉圜的可能！

正元：有的時候，這不像一個家，反倒像是個豪華而冷清的旅館，只是休憩安眠的場所，而妳也不像我的妻子，彷彿是個掌管懲罰的神祇，每一天耳提面命地鞭笞著我，刺痛著我從未痊癒的傷口

靜美：別再說了！

正元：我常常幻想，有一天醒來，發現一切都只是南柯一夢，妳還在我的身邊，美麗而溫柔的妻子，安柔安倫也都已長大成人，我們重拾往日的歡樂.....

我知道，這已經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！

靜美：如果這真的只是一個夢，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醒來，即使是付出我的生命，如果能讓安倫回來，我也願意.....

正元：靜美.....

靜美：我們永遠回不去了！

(靜美含淚衝上樓)

(燈光漸暗)